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 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吴惠芳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及其原因。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态,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不安全生活事件、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这种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留守妇女;心理影响

Analysis o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Husbands' Migration on the Women Left at Home in Rural China

Wu Huifang Ye Jing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By adopting a mi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 community study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ural husbands' labour migration on their left-behind wives and the in-depth causes. It reveals that most left-behind women have perceived high mental stress, and the separated marital life have put women in sexual suppression and thus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loneliness. Meanwhile, after the husbands' migration, women have obviously increased negative emotions. Endangering accidents, sexual harassments and worries about husbands lead to a very low sense of safety on the part of left-behind women. As a family strategy, the marital relation of a floating

[收稿日期] 2009-09-1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01-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06-0118);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德国EED基金会资助项目(20070014)

[作者简介] 1.吴惠芳,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干预与管理、农村社会问题、性别与发展等研究;2.叶敬忠,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干预社会学、发展理论、发展规划与社会问题研究。

husband and left-behind wife weakens considerably the role of affectionate satisfaction in rural marriage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n left-behind women,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husbands shall make efforts to provide more affectionate supports and comforts for their wives, and rural communities shall organize mutual help groups among women, enrich public cultural life and enhance community security.

Key words: labour migration; left-behind women; psychological impacts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流向城市,然而,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下,城市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举家迁移”的条件,他们也很难靠自己的努力突破体制局限而实现整个家庭的转移,因此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丈夫在外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的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一度备受学术界关注,相关研究不计其数,但农村留守妇女现象在最近几年才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该群体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她们所承担的“三座山”,精神负担重和安全感低是其中的两座(另一座是劳动强度高)^[1],由此可见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之大。

有学者认为,丈夫外出之后,留守妇女劳动强度的加大和多种角色责任的承担对她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2-3]。还有学者提出留守妇女的性压抑现象可能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4-5]。心理学研究者采用量化的心理量表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妇女在躯体化症状(即由心理不健康引起的生理不健康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和抑郁几个因子上的分值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表现突出,说明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当严重^[6]。

与以上研究不同,本研究立足于以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通过留守妇女心理感受的自我评价、话语以及个案的呈现,描述她们的生活压力感、孤单感、不良情绪和安全感,借此揭示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并探讨她们的一些心理特点及其成因。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选取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五个省——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进行实地调查。每个省选取1个县,每个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行政村,共计10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社区。调查地点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流入区域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北京和东南沿海省份,以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个体工商业为主。

表1 留守妇女调查样本的区域、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型分布(%)

省份	年龄分布				文化程度					职业			
	≤25	26—35	36—45	46—55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务农	兼业	非农业	只做家务
安徽	1.3	22.5	71.3	5.0	42.5	50.0	6.3	1.3	0.0	77.5	11.3	1.3	10.0
河南	2.5	22.5	62.5	12.5	32.5	36.3	23.8	6.3	1.3	77.5	11.3	0.0	11.3
湖南	8.8	23.8	53.8	13.8	2.5	35.0	55.0	6.3	1.3	61.3	7.5	3.8	27.5
江西	15.0	40.0	31.3	13.8	35.0	47.5	17.5	0.0	0.0	75.0	1.3	1.3	22.5
四川	5.0	36.3	55.0	3.8	2.5	53.8	43.8	0.0	0.0	88.8	5.0	1.3	5.0
总体	6.5	29.0	54.8	9.8	23.0	44.5	29.3	2.8	0.5	76.0	7.3	1.5	15.3

问卷调查以调查员和留守妇女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量如下:留守妇女40名、非留守妇女20名。为了获取留守妇女生活中相关角色群体的认知,本研究同时对她们的子女和公婆、本村男性村民、村干部和县妇联进行了小组访谈或深入访谈。留守妇女调查样本的区域、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型分布情况见表1。

二、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感

虽然目前压力研究越来越多,但其学术重心仍表现为典型的心理学科性质,即着重从个体心理过程研究压力诸问题。本研究则采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以被调查者自述的压力大小来分析留守妇女所承担的生活压力,并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解释其压力源。

从表2显示的统计数据来看,大多数留守妇女感到生活有压力(感到压力较大和有些压力的留守妇女占78.6%)。从不同年龄段的统计数据来看,36—45岁的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理论^{[7]230},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妇女家庭正处于抚养和教育子女阶段,孩子的需要既在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也因而成为她们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子女的教育支出较高导致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因此她们常常面临家庭收入与支出不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未婚成年子女即将婚嫁,尤其是有未婚成年儿子的留守妇女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因为按照中国农村传统,儿子结婚时父母要为其准备好房屋、家具等,同时还要花费巨额资金筹备婚礼,这也加重了她们的生活压力。除此之外,这个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公婆和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同时为留守妇女提供帮助的能力也较低。总的来说,中年留守妇女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

表2 留守妇女对生活压力的感受(%)

	压力比较大	有些压力	没有压力	
总体	35.5	43.1	21.4	
不同年龄段	≤25	19.2	46.2	34.6
	26—35	32.2	48.7	19.1
	36—45	39.6	40.6	19.8
	46—55	33.3	38.5	28.2

案例1: W1,42岁,安徽省太湖县毕岭村留守妇女,结婚19年,丈夫外出务工3年,在天津做建筑工人,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三,一个读初三。W1患有三种疾病:风湿、腰椎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痛。她的婆婆七十多岁,需要人照顾。对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她说:“他(丈夫)一个人在外挣钱,两个孩子上学,家里困难,向别人借钱也难,因为别人怕你还不上。”W1觉得在家最大的困难就是累,干活累,心里也觉得累。“(农忙的时候)他每两天打一个电话回来,叫我少干点活,他在外面打工也担心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身体不好。他每年来家住十几天,看他身体虚弱的那个样子,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平时生活压力太大,夜里睡不着觉,什么事情都考虑:房子没有盖,孩子上学,活干不下去等等,就是困难。”

如案例1中W1的表述,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源是多种多样的,家庭结构、经济条件、子女抚育等都是影响她们压力感受的重要因素。首先,家庭经济压力是留守妇女的首要压力源。留守妇女在家经营农业生产,要时常面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花费大的问题,而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相对较低;部分家庭丈夫务工收入甚至还不能满足家庭开支的需求,进而导致留守妇女的生活

预期很低；子女教育也需要很大的投资；再加上欠债、医疗费用等问题，常常使她们感到苦恼万分。其次，家庭责任压力是留守妇女的第二大压力源。尽管丈夫在外务工挣钱，但其他家庭责任几乎都压在妻子一人身上，无论家内家外，只要是在社区内部发生的事情，都需要留守妇女独自面对，导致其思想负担过重。此外，夫妻情感交流欠缺、情感满足低等心理现象给留守妇女带来了“雪上加霜”的压力。再次，农业生产压力是留守妇女的第三大压力源。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常使她们不堪重负，尤其是农忙时节，家庭承包经营土地较多的留守妇女感觉“田里的活好像总也干不完”；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尤其是养殖技术，她们担心付出很多劳动后却因为病虫害或家畜生病而一无所获，不仅没有经济收入，反而给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深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规范影响的农村男女，一般认为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包括保证家庭收入、担当家庭决策者等任务，但丈夫外出务工迫使留守妇女担当起除收入保障以外的所有家庭责任，事无巨细都需要独立处理和决策，尽管可以通过电话与丈夫进行商讨，但为了避免丈夫担心而影响工作，很多烦恼的事情却不能沟通，因而加重了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

三、留守妇女的孤单感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而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则是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之一^{[8]23}，夫妻关系的维系与共同生活、亲密沟通和互动密切相关。但是，外出务工的丈夫大部分时间与妻子两地分居，生活在迥然相异的环境中，为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可以说她们的婚姻是非常态的。夫妻双方分离的生活世界中无法实现面对面亲密的情感交流，所以他们从婚姻中获取的情感满足大大减少^[9]。正因如此，本研究对留守妇女的孤单感体验有所关注，以讨论这种特殊的婚姻状态对她们的影响。

案例2：W2，40岁，河南省固始县太平村留守妇女，丈夫外出务工12年。每当遇到重活，或自己不能做的事，或伤风感冒，在床上躺着，没人倒水，没人关心，就特别想念丈夫，觉得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没人理一样。遇到不顺心的事，丈夫在电话里安慰她说：“别哭了，啥事做不了就别做了，我给你寄钱，你好好的，找别人干。你一哭，我干活也没劲了。”W2说：“逢年过节，看别人夫妻俩个，赶集逛街，我心里好羡慕，丈夫要是在家里多好！晚上，天气好、心情也好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想，今天有丈夫在，该多好！”“丈夫常年不在家，我们生活过得一片空荡，但是他在外头赚钱，大家手里有钱，心里也安慰些。如果两人都在家，心里不空荡，但是生活上紧张，经济上就是一片空荡了。”

案例2描述了一位留守妇女思念丈夫的一些场景，很多留守妇女使用“空荡”、“冷清”这样的词语描述自己的生活感受。“空荡”一词形象地表达了留守妇女对于分居的婚姻生活的感受：感情的“空荡”和经济的“空荡”是她们和丈夫的两难选择，为了家庭整体利益，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情感需求放在后面。调查数据也显示，无论是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的纵向比较，还是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横向比较（见表3），留守妇女的“孤单”情绪变化都比较显著，纵向比较的变化尤其显著，这说明丈夫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妇女更容易感到孤单。在小组访谈过程中，留守妇女也表示丈夫外出务工给她们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强烈的孤单，“自己在家觉得孤单，丈夫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也孤单”。

表3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孤单感

	经常感到孤单(%)
留守妇女总体	63.2
非留守妇女总体	18.5
丈夫外出务工后	66.9
丈夫外出务工前	3.9

注:调查问卷中的一些问题涉及“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留守妇女生活的比较”,但由于一些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婚前就已开始外出务工或务工10年以上,中间涉及诸多因素,很难进行比较,所以本研究确定这两种情况的调查样本不涉及关于“丈夫外出务工前后比较”的题目。因此,本研究总体调查样本为400名留守妇女,而“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留守妇女生活情况比较”的统计数据样本仅涉及其中159名留守妇女。表4和表6同此。

此外,留守儿童也注意到,因为父亲的外出,家里变得冷清,母亲感到孤独,时常心情不好。尽管自己或兄弟姐妹可以陪伴母亲,但也不能完全缓解母亲的孤单感。留守家庭外部的人也注意到了留守妇女的孤单感现象。非留守妇女认为,留守妇女孤独感很强,她们白天忙着干活,与平常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但是晚上或者清闲的时候会非常孤独、寂寞,“干了一天活,晚上都没有人陪着说个话”。其他农村夫妻在一起的恩爱场景更加凸显她们生活的寂寞。农村社区中其他人如男性村民、老人、村干部等在评价留守妇女与其他农村妇女的区别时,几乎都用了“孤单”一词。这种孤单不仅指她们不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更是指她们独自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做事没有依靠、没人商量,因此更加孤单和艰难。

“婚姻”是男女两性之间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具有使男女两性获得性满足的功能。然而,留守妇女和丈夫两地分离,共同生活的特点消失了,性的权利和义务也因空间距离而难以实现。调查中,由于涉及个人隐私,我们很难深入调查留守妇女的性压抑问题,但她们却用一种隐讳的方式暗示了此问题,让我们从侧面有了一些认识。案例2的妇女谈到“晚上,天气好、心情也好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想,今天有丈夫在,该多好”,就是在表达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对丈夫的思念。可见,由于丈夫在外务工,一方面留守妇女的性需求没有合理的途径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劳动负担过重、心理压力过大,某种程度上也掩盖或消耗了她们的生理需求,使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换言之,她们的婚姻关系处于“低性满足”状态,婚姻本应具有性需求满足功能在大部分时间是无法实现的。性生活对夫妻关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目前尚无定论,但它的确是稳定的、和谐的夫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10]351}。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不仅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孤单感,同时也造成夫妻双方的性压抑,这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

四、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

情绪是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是人对直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11]352}。不良情绪主要指过度的情绪反应和持久的消极情绪,常常以焦虑、抑郁、恐惧、易激惹、冷漠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个体的生理状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客观环境因素的作用。丈夫外出务工之后,随着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劳动负担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留守妇女在情绪、情感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反应。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见表4)显示,除了烦躁情绪两者相当之外,留守妇女的其他不良情绪均

明显多于非留守妇女；纵向比较结果也显示，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显著增加，这说明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是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

表4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生活中经常感受到的不良情绪(%)

	害怕	情绪低落	烦躁	焦虑	压抑	其他不良情绪	没有不良情绪
留守妇女总体	23.7	54.2	69.8	50.6	39.0	0.8	12.1
非留守妇女总体	6.5	40.0	62.5	40.5	24.5	0.0	27.0
丈夫外出务工后	29.9	54.1	70.7	52.2	38.2	1.3	9.6
丈夫外出务工前	3.9	14.8	35.5	21.9	8.4	0.6	56.1

很多留守妇女经常出现情绪低落、烦躁焦虑、压抑等不良情绪，其中烦躁情绪出现的频率最高，占总体的69.8%；丈夫外出务工后出现烦躁情绪的留守妇女比例翻了近一倍。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管理农田，还要教育孩子，照顾老人，处理好邻里关系，避免被骚扰等等，这使她们的生活充斥了纷繁复杂的事务，在自己无法应对的时候，往往最先出现的就是烦躁不安的情绪。

案例3：W3,39岁，湖南省岳阳县三友村留守妇女，丈夫在婚前就开始外出务工。夫妻二人婚后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三四年。因为父亲生病去世、修建房屋，加上W3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两个孩子上学，W3的家庭收入常常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局面，因此别人借钱的次数也较多，她觉得借钱是一件让自己感觉最难堪的事情。想着家里这些事情W3就觉得很烦、很无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在床上哭。她认为，如果能在家里挣上钱，说什么也不可能让她的丈夫出去打工，“一家人不团圆心里很不快活，要是一家人在一起的话喝汤喝水都舒服”。

在案例3中，留守妇女感到无助和压抑，家庭经济问题和教育孩子的问题成了其生活中最大的难题，而丈夫只能承担务工挣钱的责任，其他一切都靠她自己想办法应对，在丈夫无法挣到足够的收入且自己也应对不了的情况下，她们最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因此，W3才会产生“一家人不团圆心里很不快活，一家人在一起喝汤喝水都舒服”的想法。然而，“一家人在一起”本是家庭生活的最低要求，却因为家庭生计的压力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变得难以实现。

案例4：W4,49岁，江西省永丰县高家村留守妇女，丈夫外出打工已经9年。两个儿子都在外务工，她和大儿媳一起照顾未满周岁的孙子。W4对生活充满着厌倦的情绪，她经常头痛，睡眠不好，患肾结石已经十多年，但却没有医治。她说：“连吃都舍不得，哪还有钱去看病。儿子结婚欠了几万元债，现在花钱治病还不如不治，反正活着也没有什么乐趣，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好了。”W4的丈夫因为赌博和她吵架后赌气外出务工，她认为丈夫在外面打工虽然辛苦，却“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和自由”，不太留恋家和妻子，因为他一两年才回一次家，半年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但W4却非常依赖和想念丈夫，隔上三四天就会给丈夫打电话，但丈夫却总是说上几句就挂电话。

在调查中，如W4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少数留守妇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如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表现出明显的自杀倾向。对于W4来说，一方面是家庭巨额债务使其感觉到超出承受能力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对她的冷漠态度。家庭经济和夫妻感情交流的两个问题导致她产生极度消极的生活态度。因此，对于已经承受巨大家庭负担和责任的留守妇女来说，一旦在外务工的丈夫对妻子关心和体贴不够，很容易导致她们发展出极端不良情绪。

五、留守妇女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人们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及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12]。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3]765}。这两种关于安全感的界定放在留守妇女身上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家庭外部威胁因素的感受;二是对于家庭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感受,如丈夫是否安全等。所以,笔者从前文关于压力感、不良情绪的论述以及留守妇女对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主观感觉来考察她们的安全感状况。

(一) 留守妇女的低安全感

在农村社区中,由于没有专设的安全保障工作,而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庭中通常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只有妇女和儿童(47.0%的留守妇女和子女居住在一起),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方式导致家庭的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无形中增加了留守家庭的安全风险。调查数据显示(见表5),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比例为36.3%,几乎是非留守妇女的两倍,说明她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远远低于非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务工后,33.5%的留守妇女比之前更经常感到害怕,“丈夫不在家,晚上妇女害怕这、害怕那,睡觉还得操着心”,也证明了丈夫外出务工确实对她们的安全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留守妇女对于人身安全和家庭财产安全的主观体验表明她们的安全感较低。

表5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情况(%)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来不
留守妇女	4.5	20.3	11.5	63.8
非留守妇女	2.0	10.0	6.5	81.5

此外,留守妇女生活压力感强烈,孤单、烦躁、压抑等情绪也是她们不安全感的外在表现。对具有安全感和不具有安全感的人的多方面对比显示,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有孤独、被遗忘、威胁、焦虑和紧张的感觉,以及由紧张引起的疲劳、神经质、噩梦、自我谴责倾向、甚至自杀倾向等^[14]。所以说,留守妇女表现出来的这些明显的不良情绪,进一步说明她们的安全感较低。前文已经对这些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 留守妇女低安全感产生的原因

1. 家庭遭遇不安全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造成心理应激的主要刺激物,主要是指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统计数据(见表6)对比显示,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家庭遭遇的不安全事件有了明显增加;留守妇女也认为“他们(偷盗者)就是看我家丈夫不在家,来偷我家的东西”,这说明丈夫外出是家庭遭遇不安全事件的重要因素。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不安全事件既可以导致留守家庭的低安全感,也足以危及整个社区人口对稳定公共秩序的感受。

表6 留守妇女家庭遭遇过的不安全事件(%)

	被抢	被盗	被骗	被打	被辱骂	其他情况	没有遇到不安全情况
总体	0.3	8.5	1.3	1.5	4.3	1.5	85.8
丈夫外出务工后	0.0	6.3	1.9	0.6	3.1	1.3	89.3
丈夫外出务工前	0.0	4.4	0.6	0.0	1.3	0.0	94.3

大量流往农村的汇款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之一^[15],而这也恰恰是留守妇女家庭遭遇盗窃类事件的根本起因,因此盗窃成为留守妇女家庭最常遭遇的不安全生活事件,一起盗窃事件可能导致她们长达几年的低安全感。此外,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导致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遇到邻里纠纷、农业生产活动或土地纠纷时,她们更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2. 留守妇女遭遇性骚扰

农村闲暇娱乐活动少,农民的社交活动范围也有限,留守妇女时常会面对和异性交往的情境。因此,在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条件下,有的留守妇女会面临被异性骚扰的问题,甚至成为异性侵犯的对象,这不仅降低了她们的安全感,也成为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案例5: W6,45岁,某村留守妇女,她和丈夫刚结婚后丈夫就开始外出务工,每年只在春节时回来。W6家和邻居家都在屋后建了厕所,但有时上厕所W6会碰到邻居家的男人,为了避嫌,自己在两个厕所中间垒了一堵墙。结果,邻居家的男人有时就在W6家的厨房后面小便。有一次,W6在家门前剥胡麻,邻居家的男人竟在她前面的树旁边小便。W6也没办法,端着胡麻就回家了。另有一次,W6跟那个男人吵起来:“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他说,“就欺负你,怎么了?”“我也真是没办法,都是忍着。”

在案例6中,留守妇女被邻居骚扰,邻居熟知她家的情况,故采取多种手段侮辱和欺负她。深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的留守妇女秉承“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能对骚扰者的行为一忍再忍,因此担惊受怕,加重了她们的不安全感体验。

3. 留守妇女对丈夫的各种担心

团体归属感和稳定的依附关系对获得安全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6]。留守妇女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远离家庭生活的丈夫在家庭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或者说,丈夫的表现决定了留守妇女是否对婚姻和家庭关系有稳定的依附感。然而,丈夫在外务工的生活恰恰充满了多种风险。首先是工作安全或身体健康风险。78.4%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安全情况,77.1%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对于留守妇女来说,丈夫是整个家庭的支柱,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使他们一旦出现安全或健康问题就意味着失业且很难得到经济补偿和保障,也意味着整个留守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衍生问题,如家庭生活压力、夫妻关系、子女教育问题等。其次是丈夫感情或行为出轨的风险。41.9%的留守妇女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丈夫出轨。据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城市农民工中约有8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压抑,部分农民工通过性服务者或暂时性伴侣缓解压抑^①。丈夫务工地区大多人口结构复杂且流动性大,加上各种非正式性服务的存在,因此出轨的概率也相对较高。对丈夫的这些担心也加重了留守妇女的不安全感。

① 转引自马容《被人所忽视农民工性饥渴和性压抑 成跨越欲望的泥沼》,2006年12月8日,http://www.tianjindaily.com.cn/tianjin/content/2006-12/08/content_74061.htm,2009年9月4日。

六、结论与建议

从微观层面看,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的分居婚姻模式是中国农村夫妇在现代化进程中谋求家庭生计最优化的一项家庭策略,也是二元社会制度尤其是和户籍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环境下形成的特殊安排。这种安排构建了农村非常态的夫妻关系和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因此对留守农村的妇女造成了不良心理影响。首先,留守妇女承担更多来自家庭生计、家庭角色责任和农业生产的压力,因而压力感较强,尤其是中年留守妇女。其次,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导致留守妇女从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大大减少,所以经常感到孤单;同时两地分居也导致夫妻之间无法实现生理满足,使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影响了其生理健康。再次,家庭生活中丈夫的长期缺席,留守妇女最信任的情感交流对象缺失,致使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焦虑等情绪明显增加,少数留守妇女甚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最后,由丈夫外出务工引起的家庭不安全生活事件、遭遇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各种担心导致留守妇女安全感非常低。这四个方面的心理影响也相互作用,如安全感低可能增大压力感,孤单感可能导致更多或更频繁的不良情绪,而有些不良情绪则是安全感低的表现,等等。

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准残缺家庭——核心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现象,不仅给农村留守妇女带来了负面心理影响,也使得其他留守人口(儿童和老人)遭遇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是农村人口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家庭结构的产生或变迁总是为了实现某种家庭功能,丈夫外出务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庭生计问题,但他们却因空间距离而长期无法与妻子共同生活,因而减弱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满足和支持,并导致婚姻的情感满足功能进一步弱化。

为了帮助留守妇女应对这些消极心理影响,家庭和社区应该共同行动。在外务工的丈夫除了完成自己的收入谋取角色外,应尽量通过各种方式为留守在家的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以弥补夫妻无法共同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丈夫回乡时给妻子带礼物就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式,夫妻双方在礼物馈赠与接受中获得情感满足——丈夫借礼物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妻子收到礼物则是对长期分离造成的情感空白的一种补偿^{[17]350-351}。缓解留守妇女遭遇的各种心理影响,农村社区可以采取三种措施:第一,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互助小组成员可以互相帮忙照顾孩子,换工做农活,交流农业信息,也可以借此组织实现有效的情感沟通,倾诉苦恼与心事。第二,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留守妇女之间可以自发组织文化或文艺活动,社区可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农村妇女偏向于参加娱乐性强、文艺性强的活动,对室外活动场所的需求也比较大。在此基础上,留守妇女之间的联系、互助、合作可以得到加强,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互助合作。第三,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有条件的社区可在村民小组内部组织小型治安联防队,农户代表轮流参加,互相帮助、共同受益,也有助于增强留守妇女的安全感。

[参 考 文 献]

- [1] 陈春园、秦亚洲、朱国亮:《农村留守妇女心头有“三座山”》,http://qkzz.net/magazine/CN11-1599/2005/11/251066.htm,2009年8月20日。[Chen Chunyuan, Qin Yazhou & Zhu Guoliang, "The Three Mountains on Rural Left-behind Women," http://qkzz.net/magazine/CN11-1599/2005/11/251066.htm, 2009-08-20.]
- [2] 孙琼如:《农村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的性别考察》,《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9-33页。[Sun Qiongru, "On the Family Status of Left-behind Wives in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Gender," *Women's Academy at Shandong*, No.2(2006), pp.29-33.]

- [3] 黄敏：《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及对策思考》，《安徽农学通报》2007年第2期，第42、63页。[Huang Min, "On Life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No.2(2007), pp.42, 63.]
- [4] 鄢木秀：《留守的女人困惑的心——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缺失和保护》，《重庆社会工作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7-9页。[Yan Muxiu, "Towards Prote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s Rights," *Journal of Chongqing Social Work Vocational College*, No.4(2005), pp.7-9.]
- [5] 王菲：《留守妇女：农村上演新织女故事》，《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第4期，第26-28页。[Wang Fei, "Left-behind Women: A New Story of Romance in Rural Villages," *China Society Periodical*, No.4(2007), pp.26-28.]
- [6] 朱桂琴：《农村“留守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天中学刊》2006年第4期，第135-137页。[Zhu Guiqin, "Investiga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Journal of Tianzhong*, No.4(2006), pp.135-137.]
- [7] 潘允康：《家庭社会学》，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Pan Yunkang, *Family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Auditing Press & China Social Press, 2002.]
- [8] 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Zhang Wenxia & Zhu Dongliang, *Family Social Work*,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5.]
- [9] 叶敬忠、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第130-134页。[Ye Jingzhong & Wu Huifang, "The Impact of Husbands Going Out to Work on the Marriage Relations of Women at Home,"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3(2009), pp.130-134.]
- [10] 杨善华：《家庭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Yang Shanhua, *Sociology of Famil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 [11] [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苏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R. J. Gerrig & P. G. Zimbardo, *Psychology and Life*, trans. by Wang Lei & Wang Su, et al, Beijing: Posts & Telecom Press, 2003.]
- [12] 孟海英、王艳芝、冯超：《大学生心理安全感相关因素分析》，《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年第11期，第7880-7883页。[Meng Haiying, Wang Yanzhi & Feng Chao,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ve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No.11(2007), pp.7880-7883.]
- [13] [美]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李伯黍、杨尔衢、孙名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A. S. Reber,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trans. by Li Boshu, Yang Erqu & Sun Ming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6.]
- [14] 安莉娟、丛中：《安全感研究述评》，《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年第6期，第698-699页。[An Lijuan & Cong Zhong, "A Review on Sense of Security,"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Science*, No.6(2003), pp.698-699.]
- [15]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4-76页。[Li Qiang, "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Their Remittance," *Sociological Studies*, No.4(2001), pp.64-76.]
- [16] 陶传谱：《安全感在心理咨询中的意义》，《中国健康教育》2004年第3期，第232-233页。[Tao Chuanpu, "Significance of Sense of Security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No.3(2004), pp.232-233.]
- [17] 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Ye Jingzhong & Wu Huifang, *Dancing Solo: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